

佛教內明雜誌創刊聯想

■ 曉雲 ■

香港佛教書院之展望

香港為亞洲宗教活動聚處之港口，宜於各種佈教之活動，創辦佛教文化事業，似不太容易，今僧伽會主席洗塵法師毅然獨立以起，創刊「內明雜誌」，定期出版，徵文通告謂：「本所為弘揚正法，發展文化事業，負起時代佛教的使命，促進佛教的新生：」筆者向立時代佛教為挽劫扶傾之主力，願內明雜誌今後，多為時代佛教而努力更生，更望能提拔佛教青年從事寫作，堅站佛教本員崗位，而遠現世環境之思潮，培養佛教新思想，發揚佛教基本精神——菩薩精神，以顯佛教之悲智具足，然而欲求達此弘化任務如須有佛法般若淨化之調養，由此可知佛法修持與佛教教育之并行而并用，應理想可獲完成，香港內明書院之創辦已屆十載，香港佛教書院之開創於三年前，而今內明雜誌為督印人洗塵法師已顯示其對佛教教育文化貫徹不渝之計劃，豈是偶然。

香港為東南亞之具有特殊性之商港。尤以二次大戰後，西方人士對東方文化之觀望與研究，更為推廣而普遍發生濃厚之興趣，無論在宗教、學術、文化、藝術、乃至物質之出品，對過去之相比，是呈現着極明顯而強烈之增加，七月八日中央日報報導年來歐西極欣賞中國人之出品，可知香港之工業出品也幾乎多賴歐美之推銷，尤以大陸淪陷之後，我國人才萃薈於港台之間，所以近二十年來，在文化學術方面之提高，已成爲無可疑問之事實矣。特別是佛教方面之發展、更顯示着，一般驚人之潛力，如中小學之興，醫院之創建等。由於高僧大德之南來，形成香港佛教地位提高亦是主因之要素。在環境之實際情形，物質的力量，無疑是比諸其他地區，確有處境不同，而相形見拙之現象。（不過在

文化質素中而這香港又不能與其他地區相比，如台灣可出版十餘種佛教雜誌，但香港亦只出一本，且稿件也要從外地輸入的協助）。香港近年已成爲國際旅行事業之重要地區——所謂東方之珠、購物天堂，香港雖爲英屬殖民地，然在許多地方看來，使人接觸得到的是中國人，是中國的東西，和中國之人情習俗，在外來的遊客眼中、無異是已到達了中國的土地了。而且香港之流資和外匯，都比其他地方活躍自由，這無形中影響香港佛教之興盛，是顯而易見的。

在十數年前，香港佛教人士都會談過、想像過：佛教須有所稱像樣學府，（即常聞人言所謂大學，其實始初祇是一所學院而已）就筆者方面亦不知空想過多少回：關於興辦佛教學院之事，佛教許多人在想，這是一種潛力，「想，向上想，把着重心向上想！」（這是昔日倭公恩師之訓示）不斷地虔誠的思想，原來是種願力，佛教以信願行爲三位一體之進展程序，由於信心之堅毅、行之事實便出現於面前，現代香港有一位實行家——洗塵法師，香港僧伽會之主席，香港佛教書院之創始人，他想到，把着重心，對佛教前途是有益，他不管怎樣的困難，他不自爲自己荷負之艱鉅而計算，凡是對佛教發展有助，不祇爲自己的範圍，且也環觀佛教的各方面；筆者前十二年在港九貧民徙置區首次開辦一所天台學校，這在一般人的看法是佛教之一件小事，然而這位自我刻苦而爲佛備嘗世苦之大行沙門，他還約我們的幾位教師同一次午齋，多方面的垂詢，他以爲這是佛教展開到貧民地區的教育工作，值得鼓勵，他希望將來更有多處的此種爲社會

貧童而開設之福利教育。（現在徙置學校已有六所之多），然當時全為外教包辦之福利教育，首設佛教一所，當時在校任教之教師們所受到之困難，具有佛教領袖人物作風之洗塵法師，予以垂詢關注，在這種心量、氣度和抱負之中，奮鬥、忍耐、辛勞，他是香港佛教發展社會事業的領導人物。

香港佛教書院之興，是香港僧伽聯合會創建的一件大事，也是現代佛教的一件事，（早年已有人說過！努力設法倡導佛教本身之真理，以為世人之介紹，乃佛教徒最首先需重視，至如社會慈善事業亦極重要，但世人可辦到，唯佛教徒最才能與辦傳播佛教思想之佛教文化事業，此是一九五九年，筆者剛自歐回港時，一位新聞界名人吳灞陵先生晤談時所提示的明論），無疑地顯示亞洲之中國佛教不斷地創作努力中，也是現代佛教巨人——太虛大師興學精神的另一面的發展，蓋當時太虛大師所努力的，乃僧伽教育為主，這是環境之使然，因為當時有不少可培養之學僧，當然復興佛教以僧尼二眾為主流，大師為以整頓僧制首重僧伽教育是最合理，但今時勢環境不同，僧伽學校也不易辦（學僧不多），唯有興辦社會學校，以祈廣播佛種，亦為，續佛慧命之重要一着。然興辦佛教中小學（香港小學特多）似乎與理想距離太遠，唯有大專學院，比較接近理想。

香港自有其優越之條件，第一香港是繁盛之商港，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各種狀況，故在間接直接影響佛教資源之活動。第二是香港政府對佛教興學之支持。（走筆至此，我們不得不追憶起一位曾為香港佛教書院向港政府教育當局畧鋪路基之陳靜濤老居士，合十致敬）。第三港九佛教信徒，多願其子弟昇讀佛教學校，因當地許多書院、乃為耶教所辦，而一般謀利之學店，質素欠佳，佛教家庭之兒女能就讀佛教學校是最理想的。加以久居香港的法師們，受到香港外籍人士辦事精進之勇進、自然環境之影響，不過這位具龍象性格之洗塵法師，他本自原來真是菩薩行者，在他鼓勵與策劃努力之下，香港佛教書院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二日開辦實現了，這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佛教大專院校，而且一切的理想，都有其前途之樂觀，際茲世界人士，趣向研究佛理之時

候，香港處在亞洲自由地帶之海港中，能創建一所佛教大學課程之學院，自然西歐學術機構，是必然會採取合作的，自接洗師信之大學合作，因為佛教傳於西方，早於二次大戰之前，便有西方學者起而研究，（尤以英、法、德諸邦），其中之影響力，則為英人斯坦因、法國之希伯和等發現燉煌佛教藝術并輦取不少佛教像經卷回去，而著書公報於世，頓使世人驚訝東方藝術之神奇——許多莊嚴佛教之神韻中，涵蘊著無比之精神與智慧，使方面人士，對佛教研究增加了興趣，（因當時英法等大博物館陳列著許多佛教經卷和佛像等）。一九六七年秋聯合國發表公報，經人文哲學會之通過，提倡研究佛教藝術，并且已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假錫蘭可倫坡召開首次世界佛教藝術專家會議（筆者亦被邀出席參加），就這種國際性之佛教藝術活動，無形中，促成東西方學術思想對佛教哲理重新加以估價，亞洲佛教人士應具有之敏感，是不該容緩的，然現代佛教文化思想之發展——佛教之復興，仍是我們亞洲佛教團體之應當肩任而不辭之重責了。

由於此點，筆者順在此畧為報導一些有關現代佛教發展之象徵，亦可說明香港佛教書院創建之重要性，如去年聯合國派員越南佛教徒杜柏榮——作亞洲巡迴訪問佛教藝術，來台一週之行程，當時由國立歷史博物館安排杜氏之訪問日程，第一日，即派到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由筆者指導研究有關佛教歷史文獻及其發展經過之提供資料，杜氏結束訪問旅程回國後，已促請教育部及佛教會邀請本人作佛教畫之展示。二、本年一月六日澳洲召開之第二十八屆東方學者會議，本屆特別創設有亞洲宗教之項目，為議程中相當重要之論文，佛教經典和佛教藝術禪宗等論題約十數項，參加這項論文，除了亞洲學者提出外，其中竟有西班牙、瑞典、澳洲、德、法、英等國之神父及教授參加，在澳洲主要之大城市——墨爾本陳列館，近年曾花巨資收集佛教藝術品，作為該館主要之珍藏，當該館招待出席代表之日，同時配合舉辦一項亞洲藝術特展，全場佔主要之展出，乃先明時代之佛菩薩造像，當日曾放映有關燉煌石窟造像與壁畫之後，又放映爪哇之佛像等。三、本月（五月）廿九日澳洲東方學者會議之主任秘書訪問亞洲

時，曾誠懇之訪問佛教文化機構，作有意義之交換懇談，就佛教前途發展於國際之問題交換意見，以上幾項，祇不過就近年筆者所接觸之事實畧為報導幾點，其實國際佛教思想之研究，已是日益見重了，香港佛教書院未來之重要任務，是無可旁貸的。因此，吾人對這唯一僅有之佛教大專學府，不能不寄予甚深之期望。

且以近年國際對佛教文化思想之提倡，徵知佛教文化學術必然發展於世。台灣近年似乎醞釀著一般佛教學術研究之氣氛，如各大學青年都設有研究佛學之社團，加以佛教書之出版及影印之盛倡，這是值得可喜的預兆。

香港乃交通方便，物質富裕之港口，倘能營養得住二位佛法學養資深之大德，從事指導若干後進青年，也許可以增益香港之佛教風氣，這是值得本港佛教人士注意的。

最近香港佛教書院之創辦，實使人寄予一大期望，此是一極有潛力之長進中，為培養人材而辦學，則對人材之重視培養，又比一般辦學超過多多矣。今日佛教人材奇缺，環視日本及東南亞小乘國家，於今能講學於歐美各大學者大不乏人，回視我國，竟對目前國際佛教之發展，竟無多大之接觸，此實今日中國佛教發展史之大損失也。

不過近年香港佛教青年之活動，實有起色，如去年大會堂舉辦佛教文物展覽，黃鳳翎中學亦舉辦佛教文化展覽，大會堂上演富有佛教意義之戲劇等活動，但願以風可長，香港佛教青年將能與香港佛教書院取得適當之合作，能以佛教書院為發展佛教文化學術之基地，將來佛教書院為萃薈中外佛教學者之園地，從而展開現代中國佛教思想之努力工作，則佛教文化之活動，佛教藝術之研究，能與台灣會師出發，未始不是一項光榮之事實，香港與台灣，一水之隔，唇齒相依，而人物兩力之共濟，應是未來亞洲佛教發展之預兆。

中國乃北傳大乘佛教之祖國，歷史悠久，東亞大乘佛教國家，皆有中國傳承流布之法脈，然而日韓等地，皆已有佛教大學多所，唯中國尚未努力，推行今有香港佛教書院為首，創之前驅，香港既為東南亞之港口，交通方便，將來此一新興之佛教學府，

應有一創作性之雄姿和魄力，不祇為佛教復興而辦學，抑亦為人類需要佛教之資養而努力，配合時代性之所需，作一適應環境教育設施，亦為佛教發揚於世界之道。

一、如西方教育最失敗之心靈培養，我佛教教育應設禪學之課程，講授禪宗修養作心靈上之安頓工夫，（必要時應設般若禪堂，以便影響國際之重視，因為歐西對禪宗至感興趣），此科目可設，在哲學系範圍之內。（其實佛教學校，若缺乏宗教之修養工夫，學生只得知識而缺乏心靈亦非理想。）

二、如佛教心理教育最之科學分析，就是「唯識」學，應予以特別重視，因西方之心理學只能了解心理現象，而無法引導心靈之啓示，故佛教唯識學之能於大學課程，以發展之，亦為佛教發揚於世界之一種特殊之科目。

三、如佛教藝術之在中國重興發展，正是弘揚佛法的一門，最好的門徑，且目前聯合國已發起提倡，而現代其他國家所提供之資料，如日本所爭取得到聯合國所支持的大批研究補助經費，其實那些資料，亦多數是來自中國佛教之文獻，（近年日本以佛教藝術之活動在國際上，可謂名利兼收，他們出版很多有關佛教藝術之書籍，且已有譯出英文版，其發展得相當成功，故歐洲有一位教授說，希望中國人努力，勿給日本人包辦，言之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則為注意一所有份量之圖書館，將此圖書館而影響學校之前途，然而此整個學校之組織與計劃，固然是須有足夠之資金和宏敞之校舍，但精神之高度與學術之氣氛，仍是極重要之一環，記得六年前，洗塵法師為準備其將來辦學而吸收多方面之參考，曾托筆者，約港大幾位教授到青山妙法寺午齋，當時唐君毅與程兆熊教授也提供過此項意見，不過一件大事之開創，百事待舉，實非容易，而吾人對香港佛教書院之前途是寄以深切之望，幸在洗塵法師之大心大力，而且各方人緣之湊合，將來自然達到理想之目的，這是有具足條件可以想像得到的。

香港佛教書院，是一九六八年籌備，經過只一年之時間，於

充實和盛行。

另一方面隨同最澄入唐的空海（後稱弘法大師），曾遠陟長安、洛陽，投惠果阿闍梨座下，承受了金剛界及胎藏界兩部密教的傳法——阿闍梨位的灌頂，同時又由中國帶回爲數甚多的曼荼羅及真言道具，以及不空三藏譯成的密教一百十八部一百五十卷，其他另有新近譯成的經疏梵語關係的書籍等。因此在高野山、平安京的東寺及高雄山寺等地、東寺流的真言密教佛教（東密）也同樣弘通起來。

到了鎌倉時代，法然上人及親鸞上人的淨土教，由比叡山的天台宗獨立而出，其勢力此時在一般庶民之間急速的伸展；他們專信仰阿彌陀如來的本願救濟，並次念佛爲宗旨，到現在此門信徒仍擁有日本佛教過半數以上極大的力量。他們的信仰是繼承中國曇鸞大師及道綽禪師、善導和尚所流傳的淨土念佛門的系統。

就在同一時代，另外日本的榮西禪師及道元禪師等也入唐求學，他們專門學習達磨大師以來傳統的臨濟禪及曹洞禪。由唐歸國後，分據京都、鎌倉兩中心地，並於武士階級間弘揚流行；如曹洞宗現在仍以越前的永平寺及鶴見的總持寺爲二大本山，爲極多的信徒所護持。

到了江戶時代隱元禪師傳入黃檗宗以來，至今此宗仍完全繼續以中國式的黃檗禪而修行。

以上概觀日本現在幾種佛教的宗派，其所信奉修行的仍守著古來的傳統，彼等的源流事實上幾乎全部是承傳了中國的佛教，如朝晚讀誦所依用的經典，也完全是漢文字的經典，其中有以漢音、吳音、唐音等。

日本受中國佛教的影響頗大，而其恩惠之深，如何對之表達謝意，實非筆墨所能盡言。

譯註

年分度者：爲每年度官方對諸宗諸大寺制定受度者名額，經由考試而成沙彌，再經受戒後還要有一定期間做研學修業者，其間一切費用均由官費支給。

（上接第30頁）

一九六九年秋季、假荃灣弘法精舍舉行開學典禮，是年的九月，租借了九龍福華街三十九號宇，開設四間教室，正式開課了，在初期竟能招到二百三十人，實在令人覺得不是容易之事，這可見得白校長之努力與誠摯爲校付出不少精神，才有如此可喜之現象，記得去年回港度假時，曾拜訪洗塵法師於佛教書院之自置校舍（九龍醫局街）當時正在改建修裝，各方非常忙碌，仍承白校長作頗詳細之介紹有關前兩年該校預料生考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績優異，如英文科三十五人投考，三十二人合格，其中且有A等、二人，國文科的投考有三十五人，有二十八人合格，A等的一人，在初辦時，已有這種高度成績之表現，實是該校奠定成功之預兆。以去年所知該學院已設有文史、佛學、社教、藝術、英文、及工商等各課系；不久前曾接洗塵法師之信，知道、佛教書院現在計劃自建校舍，前途之發展，無可限量。

前面曾經說過，香港佛教書院應使吾人寄以極大之期望，因有了接受高等教育之一羣青年，有了與佛有緣之許多教授，若能把握機緣，盡量發揮，如香港電台繼續廣播，在院內組織佛教文化工作，以之聯絡國際學術機構，因目前佛教學術研究、在歐美方面，已漸踏上成熟階段，又由於要物質文明之狂飛高越，愈是重於物質，而忽於性靈之社會，愈覺精神上之西飄忽而無所趨向，所以東方思想與宗教，儒學之反求諸已，佛法之明心見性，更爲西方人欲再進一步之追求。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盡力提倡禪宗於歐美。（公案與話頭禪之一類）經過十九年之努力，可說是發展得相當興盛，如美東紐約之第一禪學會、檀香山之曹洞宗等，都是日人之首創，然而此種禪宗思想，似乎未能代表整個佛學與佛法之思想及其精神，經過這般長久的時間體驗，西方人（尤以中歐一帶之學者）似漸趨向研究佛教天台思想與華嚴說，如近中美國、西雅圖大學，也有學者研究法華經（即天台思想之法脈），這一趨勢，正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之時期，如果我國當代僧伽及居士們、能注意之，則我國之佛教前途，正是光明在望時節了。